

勞動文藝叢書

和孝王的死

著自 趙·藍 柯

勞動出版社出版
長春華東總發行

勞動文藝叢書

不死的王孝和

柯藍·趙自著

勞動出版社出版

北京華東總店發行

不死的王孝和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編 輯 | 柯 趙 | 藍 自 涓 |
| 插 圖 | 趙 文 | 涓 |
| 出 版 | 勞 動 出 版 社 | |
| |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| |
| 發 行 |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| |
| |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| |
| 印 刷 | 協 興 成 印 刷 所 | |
| | 上海江灣路一〇八〇弄七一號 | |

1950.8. 36K.A (0001—5000)

1951.1. 32K.A (0001—3000)

總 B (8000)

記錄素材

柯藍

——「不死的王孝和」校後記

很早以前，我就接受着另外一種文學作品的教育，那便是自己看見聽見，以及發表在報紙雜誌上，關於革命烈士英勇犧牲，被捕、刑場就義的一些新聞記載和材料。無數無數優秀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，爲着一個理想，爲着廣大羣衆的利益，忘我的獻出自己的生命，在臨死的前夕，在一生最後的時刻，他或她向敵人，或是向自己的同志，宣告自己的意志。關於這樣的記載和材料，那怕是一兩句口號，或是簡單的遺筆，它都使我得到無限的教育和激動。並且這種教育和激動，也使我有一種習慣，我曾經不斷的把有關這方面的材料積累起來，記載在自己的日記裏，或是把它從報紙雜誌上剪下來，貼成一本小書。當我工作疲乏的時候，當我進行自我改造，思想鬥爭，個人打算，煩惱痛苦的時候，我就會把這樣的日記和小書拿來，從頭到尾細細的閱讀。這樣閱讀的結果，馬上就使我記起在白色恐怖下，劊子手的刀槍朝革命先烈的時候，那狂喊：「共產黨萬歲！」的聲音，也使我記起在愛國解放戰爭中，前綫的革命戰士，當指揮員發出總攻擊的命令的時候，他們一個一個的走到自己首長面前，平凡的要求說：「我要報仇！我要求担任突擊隊！萬

「我犧牲了，請允許我入黨……」並且，這樣的誓言和要求書，在戰鬥勝利後，打掃戰場中，從烈士們的遺體上發現的情景，也都一一呈現到我眼前來了。在這樣的時候，革命英雄們的行動和語言使我得到了無限的啓示，我能夠從可恥的個人的泥沼中拔了出來。一種正義的思想在申斥我說：「革命先烈們，爲了革命偉大的理想，爲了我們大家生命都犧牲了，那麼還有什麼問題，值得你去斤斤計較個人的得失呢？」

這樣的感情便常常鞭策我，使我更有勇氣與信心，去接近革命理論和到實際中去鍛鍊。這樣的方法，一有機會，我就向和我有同樣毛病的青年朋友介紹，我向他們說：「我們要接受另外的一種文學作品的教育！」

我稱這些材料爲「文學作品」就是說它們雖然比較原始，但却比任何偉大文學藝術作品更豐富更動人，而事實上，這樣另外的一種文學作品，却常常是被我們輕輕放過的。過去我在延安剪貼了不少關於這方面的材料，可惜在延安戰爭中全部遺失了。去年到上海，在工作中偶然發現了一份油印材料，那是我們黨在上海地下鬥爭時印發的，上面寫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標題是：「上海勞工通訊稿」「中國工人階級的光榮，王孝和烈士死難前後。」文中詳細描寫了王孝和烈士受刑，以及光榮犧牲被敵人槍殺的情形。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我就是以前面那種態度，接受另外一種文學作品教育的態度去閱讀的，而每看一遍，它就使我很久很久不能寧靜。王孝

和同志在法庭上向敵人進攻，臨刑前的反抗，敵人向他開了幾槍……等情景，深深的感動了我，吸引我希望了解更多關於王孝和的材料，於是我想到了當時的新聞報紙，我便去找解放前反動派的申報，那上面是有關於王孝和同志的記載的！但是，那是什麼記載！那是黑白不分，滿紙的欺騙，我忍耐不住我的氣憤：「烈士們流血了，流血的真相，解放前只能用油印的小字傳出去，而黑白顛倒的侮罵，却是用特號鉛字印出來的，現在解放了，我們要為王孝和同志伸冤！」

嚴格說來，這是我打算寫作「不死的王孝和」最早的動機。

動機有了，我却也有了許多顧慮，我對上海，特別是上海工人運動了解得太少，對王孝和以及上海工人不了解，我從來沒有寫過工人，我沒有辦法寫作，所以那份油印材料，也就一直在我抽屜裏壓了三個月。

接着，勞動報出版了，因為工作的需要，我便決定和趙自同志合作，來完成這個工作。趙自同志是參加過上海地下工人運動的。我們便在一起研究寫作提綱，收集有關材料，由我執筆把它寫出來。（其中只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幾段，是趙自同志寫的。）我們這樣準備了以後，但是在最初執筆的時候，我深深感到我的那些困難，並沒有解決。大概的情節和材料找來了，王孝和同志生前的戰友，同志，以及家屬，我們也都訪問過了。他的照片和遺書也都看過了，但是，我們對王孝和同志以及上海工人階級的鬥爭，了解得還是太不具體，嚴格說來我們還不能來進行寫作

的，我們那時候也的確沒有足夠的信心。可是，還是前面說過的那最初的動機，和一次一次閱讀那油印材料的刺激，使我們產生了一種責任，不是什麼寫作不寫作了，而是有許多事實和意見要說出來，那怕是一篇簡單的零亂的記載也好。一定要讓那些真實的事實，很快的向上海工人羣衆說話！

就是這樣一種情緒，使我們忘記了困難，大胆的寫出來了。寫出以後，在勞動報先登了十三段，便停下來，徵求讀者意見，上海工友同志們的反映是出乎意外的，在通訊員和讀者會上，大家紛紛質問「不死的王孝和」爲什麼不登下去，他們很喜歡這篇文章，要求報社繼續登刊，所以報社到五月一日改爲日刊時，又把它繼續登完。

全部「不死的王孝和」在報上登完，共約四萬多字，用四萬多字來寫王孝和同志豐富的鬥爭，是掛一漏萬，非常不夠的，如果說，想從這樣一個革命先烈，來看上海當時的鬥爭，那更是談不到。我執筆寫出來的這樣的四萬多字，是一個很不詳細，寫得很壞的四萬多字，是夠不上一個完整故事的標準的。我們只是把事件的大概，一點現象，簡單的寫了一些。但是我們工友同志，爲什麼又這樣歡迎這個故事呢？我想很簡單，工友歡迎的是王孝和同志本人，是他本人的鬥爭，這樣的文章簡單的告訴他們王孝和的材料，那怕是一點，他們也是很歡迎的，也帶給了他們一點戰鬥的鼓勵。

這也就是我們今天出版這個故事的目的和看法。我們對工人不熟悉，不能寫出經過很好加工的作品，我們就把這些素材記錄下來吧。讓它像一篇報告一篇消息一樣為廣大羣衆知道，讓大家也能像前面說的，能夠受着另外一種文學作品的教育，那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。但不是說我們就停留在這階段，不前進了，相反我們認為只有寫了很多很多這樣的素材，深入工人生活之後，我們才有可能加工創造比較好的作品。

這個看法不一定對，我個人就是想用這個方法來試驗的。並且在實踐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難。所以利用「不死的王孝和」出版的機會，請同志們指正。

一九五〇、六、十六、

謹將此書

獻給上海工友同志

目 錄

| | |
|--------|------|
| 一、兩張照片 | (1) |
| 二、開秘密會 | (4) |
| 三、特務定計 | (10) |
| 四、收買奸細 | (14) |
| 五、鐵屑流言 | (18) |
| 六、不避風雨 | (22) |
| 七、暗遭陷害 | (26) |
| 八、打死不招 | (30) |
| 九、強打手印 | (34) |
| 十、雪裏送炭 | (3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十一、一支捲烟····· | (42) |
| 十二、狼狽爲奸····· | (46) |
| 十三、特刑庭上····· | (50) |
| 十四、奔走搭救····· | (53) |
| 十五、狗搶骨頭····· | (56) |
| 十六、宣判死刑····· | (60) |
| 十七、羣衆探監····· | (64) |
| 十八、三封遺書····· | (68) |
| 十九、黨的叮囑····· | (71) |
| 二十、喝高粱酒····· | (75) |
| 廿一、連開四槍····· | (80) |
| 廿二、不死的人····· | (84) |

一、兩張照片

上星期天，我們到上海電力公司去找一個姓劉的工友，想和他談一談辦工人夜校的事情。不巧，他不在工會的辦公室裏，我們等了他好一陣，旁邊一位工友同志說：

「在這裏等不到，還是到他家裏去看看吧！」

我們就到劉工友的家裏，只見他一個人伏在桌子上，低着頭在寫什麼。我們喊了聲：

「喂——老劉！」

老劉聽見我們叫他，連忙笑着站起來招呼，一邊就把攤了一滿桌的東西，想收拾起來放到抽屜裏去。

在他收拾的時候，跟我們一起去的小唐看見桌上有一張小白紙條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寫了幾個字：

「不死的王孝和」

小唐說：

「你寫這個幹什麼？王孝和不是死了嗎？怎麼是『不死的王孝和？』」
老劉聽他這麼一問，馬上發楞，臉上的笑容也沒有了，一字一句的說：

「國民黨反動派把王孝和槍殺，只是我們工人說：『王孝和是不死的王孝和！』」

小唐好像很懂得，聽老劉這麼一說，便不做聲了。

這時，老劉却還眯着他的細眼睛，他的聲音和他說話時的手勢，都顯得和平常不一樣，他風快的從抽屜裏拿出兩張照片，往桌上一攤，接着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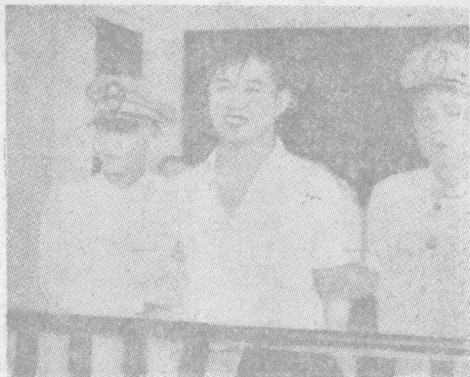
「今天我搞到了這兩張照片，太寶貴了，我要好好的保存起來。一看這照片，我就記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惡毒，我就要替無數無數被反動派殺害的革命同志報仇！……」

原來照片就是槍殺王孝和同志的情形，第一張是兩個反動派法警抓着王孝和同志受審，反動派的法庭上決定王孝和同志死刑的時候，王孝和同志臉上發笑……我們把照片拿起來，

老劉在一邊插着說：

「王孝和同志這時才二十五歲，長的高個子，一九四一年的共產黨員！這時狗法官定他死刑，你看他在笑，多英雄！多有氣魄！一點不怕！堅決勇敢！」

看過了第一張，老劉馬上遞過來第二張照片說：



「這張是反動派特務，推着他去槍斃，他在喊口號，他臨刑還在向人民進行宣傳！……」

我們看見照片上王孝和同志憤怒的張着口，旁邊有個反動派的法警拿着槍……老劉在我們耳邊說：

「反動派殺了一個王孝和，殺不了千千萬萬的王孝和！」

看完了照片，聽了老劉的話，這些情景使我們感動了。我們不知道我們原來要到這裏來是幹什麼的，我們只覺得心上沉悶，千萬斤東西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似的。

小唐說：

「那我們就坐下來談談王孝和吧！老劉！你是跟王孝和一起鬥爭過來的，你知道得比我們清楚！」

下面就是那天我們幾個人，關於王孝和的談話，把它記載下來，一段一段的登在這裏。

讓我們永遠記起革命烈士的鮮血！永遠記住：革命是經過多少的困難，才成功的啊！



二、開秘密會

「太陽下山了，

明天又會爬上來。

紅花枯謝了，

明年還會開。

年輕的同志呵！

我們不要悲哀……」

誰提起這幾句歌，記起一九四八年上海工人階級，向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事，就不由人心酸淚下。

原來，那年二月裏，國民黨反動派殺了申九廠的工友，血流成河，上海共產黨地下組織，號召大家記住，反動派這一筆血債；分散來開死難工友追悼會。叫大家加緊團結，向快死的反動派作鬥爭。就在這開會追悼中，正是：「萬里打閃春雷動」，上海灘就鬧翻了鍋。激發了多少英雄好漢，要替自己的同志報仇，決心要把舊社會和反動派，一拳搗爛，兩腳踢光！解放六百萬人的大上海。

且說這些英雄好漢當中，有一位姓王名孝和，一聽說要開紀念烈士追悼會，你看他，從上海電力公司回到家來，天都黑下來了，他却換了件乾淨衣服，把鴨舌帽

戴得端端正正，也不對家裏人說一聲，騎上他的自行車，一溜烟就在馬路上不見了。

王孝和可真是到四區機器業工會，參加追悼會去了。這陣馬路上的情景可不一樣呀！每個十字路口，反動派加了雙崗，只見那明晃晃的刺刀，只見那掛手槍的警察，在馬路上走來走去，王孝和狠狠的盯了那些傢伙一眼，心裏盤算是：老子就怕了你嗎？……他用力把車輪一踏，車子像箭一樣的從崗警面前衝過去了。

王孝和常常是這樣：人才廿五歲，脾性可真同鋼鐵鍊就一般。就是他那又高又大的個子，站在你面前，嘿！也就真像是一塊鋼壓在你前面。他平素可不多說話，不多說話的人，說一句就真算一句，他說：「反動派殺人，就能把革命壓下去嗎？殺人就能嚇倒工人嗎？這是萬萬不能的……」

王孝和心裏這麼說，可他還得小心，他還不敢一直到開會的地方去，他怕反動派特務盯梢，弄得開不成會，便在馬路上兜了幾個圈子。

這時，四區機器工會門口，却早圍了一堆人。王孝和走到跟前，馬上有人在說：

「今天天氣真冷呀！」

王孝和知道這是暗號，馬上回說：

「風真大！」

這樣，擠在門口的人，閃開一條路，讓他進去了。

王孝和進了大門，轉過身就是樓梯口，上面又有人問：「尋啥人？」
王孝和又照先約好的答道：

「尋阿九！」

那人就讓他上去了，樓上兩邊還站了一些工人糾察，手裏都拿着尺把長的洋元（註一），他們是準備萬一出了什麼事，好和反動派鬥爭的。王孝和認得裏面有張春保，兩個人打了下招呼，張春保說：

「快！會已經開始了！」

王孝和趕忙走過去，會場門口已經擠滿了人。他側着身子，墊起腳，才看見房子裏，有一個小小的講台，主席站在上面，不知道是房子裏充滿了煙霧，還是王孝和的眼睛裏有淚水，在暗暗的燈光下，他有點看不清主席的臉。這時，主席講了句什麼，房子裏輕輕的有了歌聲：

「安息吧，死難的工友！

別再替祖國擔憂；

